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十四 起著雍困敦正月盡屠維赤奮若三月凡一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端拱元年遼統和六年 春正月己未朔不受朝羣臣詣閤拜表稱賀 庚申遼主如華林天柱 丙寅以大理評事鉅野王禹偁爲右拾遺華陽羅處約爲著作佐郎並直史館賜緋舊止賜塗金帶特命以文犀帶寵之禹偁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 乙亥饗先農於東郊以后稷配遂耕籍田始三推有司奏禮畢帝曰朕志在勸農恨

不能終千畝登止以三推為限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還御乾元門大赦改元民年七十以上有德行為鄉里所宗者賜爵一級丙子上作東郊籍田詩賜近臣乙酉禁用酷刑　帝以補闕拾遺多循默不修職業二月乙未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　庚子以李昉為尚書右僕射罷政事先是有傭書人翟穎者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大言使穎上之旦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于是擊登聞鼓訟昉身任元宰屬北方多警不憂邊思職但賦詩飲酒并置女樂等事帝以方講籍田稍容忍之至是召

翰林學士賈黃中草制罷昉相且令切責之黃中言僕射師長百僚舊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而遷是職非黜責之義也若以文昌務簡均勞逸爲辭庶幾得體帝然之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卻已而擢用或不足用輒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旣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參知政事呂蒙正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攷異）

唐制以中書門下爲政本凡由它官入相者必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若官至侍中中書令則爲眞相不復稱

平章事五代及宋初猶然普以乾德二年入相稱平章事太不典國六年再相官司徒兼侍中郎不稱平章事用唐制也是年以太保兼侍中三入相結銜仍稱平章事嗣後遂以爲例雖侍中中書令不加平章事皆使相非眞相矣此于典故攸關薛王兩通鑑輒有刪省今爲正之

帝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重自驕但能謹賞罰強變惰軍國何憂不治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藉普舊德爲之表率也蒙正旣出驟進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開封尹陳王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進封襄王冀王元份進封越王帝手詔戒元僖等曰汝等生長深宮須克己勵精聽卑納諫每著一衣則閔蠶婦每餐一

倉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愼勿恣其喜怒朕每禮接
羣臣以求啓沃汝等當勿鄙人短勿恃已長乃可永守
富貴而保令終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
吾賊此不可以不察也　錢俶改封鄧王　甲辰置建
寧軍於建州　丙午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賑
之　趙普再入相方立班宣制工部侍郎同知京朝官
考課雷德驤聞之手不覺墜笏遽上疏乞歸又請對
具陳所以帝勉諭良久且曰卿第去朕終保全卿德驤
固請不已壬子罷知京朝官考課仍奉朝請特賜白金
三十兩以慰其心　遼南京副部署奚王籌寧怙權擅

無罪人李浩至死有司議貴請貸籌寧罪令出錢贍浩家從之　甲寅遼大同軍節度使同平章政事劉景致仕景事穆宗數進讜言景宗亦獎其忠實子孫貴顯于遼　是月以李繼捧爲感德軍節度使　三月甲子下詔中警官吏求直言　帝嘗謂戶部使李維清曰朕讀賈誼傳夜分不倦誼當漢文時天下治平指論時事至云太息痛哭蓋欲感動人主不避觸鱗真忠臣明國體者也今廷臣有似此人者否惟清曰陛下若于言事中理者賜以獎擢卽不知忌諱者亦與優容則賈誼之流復出矣　樞密副使趙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厚善

度支副使董儼知制誥胡旦皆昌言同年生右正言梁顥嘗在大名幕下故四人者日夕會昌言第京師語曰陳三更董半夜翟馬周旣訟罷李昉與旦議相得毋排毀時政上書自薦及歷舉所善十數人皆公輔器昌言內爲之助人多識其辭氣皆旦所爲也昉旣坐黜趙普秉政深疾之開封尹許王元僖廉得其事白帝捕馬周繫獄窮治之具伏帝怒詔決杖流海島甲戌責昌言爲崇信節度行軍司馬象與復州團練副使儼海州旦坊州顥虢州司戶參軍攷異東都事略作乙丑趙昌言貶今從宋史作甲戌帝待昌言厚垂欲相之會普以勳舊復入惡昌言剛戾難制因

是請加誅極昌言既貶官普又請行後命帝不許乃止
普始爲節度使貽書臺閣體式皆如申狀得者必封還
之獨彖與不卻普謂其慢己故與旦顯皆被重譴　初
侯莫陳利用賣藥京城多變幻之術眩惑閭里樞密承
旨陳從信聞於帝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直驟
加恩遇累遷至陳州團練使遂恣橫無復畏憚至於居
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制依附者頗獲薦用士君子
畏其黨而不敢言至是趙普廉得其專殺人及它不法
事盡於帝前發之乃遣近臣就案利用具伏乙亥詔除
名流商州仍籍其家俄詔還之普恐其再用使殿中丞

寅譴復告其不遜之狀又京西轉運使宋沆籍利用家獲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聞普因勸帝曰利用罪大責輕未塞天下望存之何益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戮於商州既而復遣使馳傳貸其死使者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及出濘易馬至商州已磔於市矣聞者快之（攷異東都事略作乙亥誅侯莫陳利用於商州宋史作乙亥坐不法配商州禁錮尋賜死與長編同今從之）

夏四月乙未遼主如南京丁酉韓德讓從太后觀擊鞠瑚哩賓突德讓墜馬太后怒立命斬之

加靜海節度使黎桓檢校太尉

五月

辛酉置祕閣於崇文院分三館書萬餘卷實其中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朕無它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等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癸亥遼南府宰相耶律沙卒沙數將兵太后嘗召賜几杖以優其老至是卒 朝廷數以敕書招諭李繼遷繼遷終不肯降諠侵盜邊境趙普建議欲復委李繼捧以夏臺故地令圖之繼捧時爲感德節度卽召赴闕壬申授定難節度使賜國姓改名保忠所管五州錢帛芻粟田

閤等並賜之壬午係忠辭之鎭錫賚甚厚命右衛第二軍都虞候王杲送之及還係忠以土物爲獻杲拒而不納帝知之賜白金百兩　閏月己丑以襄州衙內都虞候趙承煦爲六宅使承煦普次子也普再入相未始爲求官帝特命之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逾分固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無預焉爾等宜各勉勵勿重吾過近制宰相子起家卽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階呂蒙正固讓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爲例

攷異 趙普戒子弟語據太宗御製趙普神道碑酌書之又富弼撰呂蒙正神道碑云長子從簡以蒙正懇辭授將作監丞今從長編

丙申賜諸道高年百二十七人爵爲公士秦漢

以後不復賜民爵自籍田禮成始復賜焉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百人榜既出謗議蜂起或擊登聞鼓求別試帝意其遺才壬寅覆試下第人于崇政殿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謂樞密副使張宏曰朕親選貢士人無棄材卿與呂蒙正等擢者頗爲大臣所沮非朕獨斷則不及此矣宏頓首謝舊制鎖院給左藏庫十萬以資費用是歲詔改支尚書祠部錢仍倍其數先是開封府發解如諸州之制皆府官專其事是秋以府事繁劇始別敕朝臣主之定名訖送府發解如式　御史中丞嘗

劾奏開封尹許王元僖元僖不平訴於帝曰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願賜寛宥帝曰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尙加糾擿汝爲開封府尹可不奉法邪論罰如式　六月丙辰朔右領軍衞大將軍陳廷山以謀反伏誅　復以湖南爲武安軍節度　帝旣擢馬國祥等猶恐遺材復命右正言王世則等召下第進士及諸科於武成王廟重試得合格數百人丁丑上覆試詩賦又得進士葉齊以下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並賜及第　秋七月戊戌帝謂趙普曰卿耆年觸熱固應不易自今長春殿對罷宜即歸私第頤養俟稍涼乃赴

中書視事　丙午除西川諸州鹽禁　八月甲子以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充鎮州路都部署　戊寅武勝節度使鄧王錢俶卒輟視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謚忠懿命中使護喪事葬洛陽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爲元帥三十五年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　庚辰幸國子監詔博士李覺講周易之泰卦覺爲別坐從臣皆列坐覺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甚悅特賜帛百匹　丁酉遼太后幸韓德讓帳厚加賞賚命從臣分朋雙陸以盡歡　是月鳳皇見廣州清遠縣合歡樹樹下生芝之三本　九月乙酉朔以李繼隆爲定州都部

署　簽署樞密院事楊守一卒守一本晉邸涓人無它材能以告廷美陰事致位通顯贈太尉　丁未祕書監李至言著作局撰告饗宗廟及諸祠祭祝文稱尊號唐惟開元禮有之稽古者以爲非禮請舉舊典饗宗廟稱嗣皇帝臣某諸祠稱皇帝從之　庚戌遼主次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從乙卯遼師四面攻之城破乃降因撫其衆駙馬蕭勒德太師蕭達蘭皆中流矢勒德載遼主車中以歸旋聞南師退遣耶律色珍等追擊大敗之冬十月戊午遼師破沙堆驛庚午以降軍分置七指揮號歸聖軍行軍參謀馬得臣言諭降宋軍恐終不爲用

請放還遼主不允辛巳奚王籌寧敗南師于益津關癸未進軍長城口定州守將李興擊之爲耶律休格所敗

帝謂侍臣曰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順時行禮之外更不於近甸游獵五坊鷹犬悉解放之詔天下勿復來獻　以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都轉運使自知古始知古即若水帝爲改名焉　十一月甲申朔遼主令諸軍備攻具庚寅自將攻長城口四面齊進將士潰圍南奔耶律色珍招之不降遼主與韓德讓邀擊之斬獲殆盡甲午拔滿城戊戌下祁州縱兵大掠己亥拔新樂庚子破小狼山寨遼師

至唐河北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清野勿與戰定州監軍袁繼忠曰敵騎在近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滅令長驅深入登折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敵矣辭氣忼慨衆皆服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猶執詔書止之都部署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焉往年河間不即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耳乃與繼忠出兵拒戰先是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繼隆取以隸麾下留其妻子城中繼忠言於繼隆曰此精卒止可令守城萬一寇至城中誰與捍敵繼隆不從既而遼師果至易州遂陷卒妻子皆為所掠繼隆欲以卒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

但奏升其軍額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繼隆從其言衆皆感悅繼隆因乞之隸麾下至是擢鋒先入遼師大潰追擊至曹河捷聞降璽書褒答賜予甚厚（考異唐河之敗遼史不書當時但誇張克敵諱言敗也今從太平治迹通類書之此役乃李繼隆之功而宋會要以爲郭守文與繼隆出精兵背城而戰宋史本紀亦作郭守文破契丹於唐河今從長編）

十二月辛未以李繼遷爲銀州刺史充洛苑使　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也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陷邊人以利使重譯而至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廄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邊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由

是浸以蕃滋暨乎市易之馬至於中國則縶之維之飼以枯槀離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駋令觳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尙習前弊今稱量國家所市邊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支給賜與復在數外是貴市於邊地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别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

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即止焉則是貨不出
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
萬匹況復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
也聞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
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帝覽而
嘉之　著作郎直史館羅處約上疏曰竊聞省中上言
欲于三司之中復置判官十二員兼領其職各司其局
臣伏以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
以賦調筦榷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蠹
弊相沿為日久矣以臣管窺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其

尙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榷度支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倉部金部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習生常堆案盈几之籍何嘗能省覽之乎若復于三司之中覈分置條屬則愈失其本原矣　是歲少府監上言本監配役人郭晃等皆任京朝官會赦請敘用帝曰此皆贓賄止可免其居作不可復齒朝行

遼初置貢舉放高第一人

二年遼統和七年春正月癸巳詔文武羣臣各陳備邊之策

是日遼主諭諸軍趨易州癸卯攻城滿城出師來援爲遼鐵林軍擊退指揮使被擒者五人甲辰遼師齊進東京騎將夏貞顯之子僊壽先登易州遂破刺史劉墀降於遼守陴將士南走遼主帥師邀之無得免者即以馬質爲刺史趙質爲兵馬都監遷易州軍民於燕京授僊壽高州刺史乙巳遼主登易州五花樓撫諭士庶攷異易州之破宋史不書蓋諱言敗也長編亦不載今從遼史

戶部郎中張洎奏曰自幽薊用兵累載於茲其故何哉蓋中國失地利分兵力將從中御士不用命故也中國所恃者險阻而已幽薊以南地形重阻淶山大谷連亙萬里天地所以限中外

也今自飛狐以東重關複嶺塞垣巨險皆為契丹所有燕薊以南平壤千里無名山大川之阻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國也國家制御之道在乎審察利害舉萬全之畧今河朔郡縣列壘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築壘分師而守及敵騎南馳長驅深入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敵人㢠然自得出入燕趙若蹈無人之境及其因利乘便攻取城壘國家嘗以一邑之衆當敵人一國之師既衆寡不侔亦敗亡相繼其故無它蓋分兵之過也臣請悉聚河朔之兵於緣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跱而守仍環舊城廣掘新寨俾士馬便於出入然

後列烽火謹晨夕之候選精騎爲報揆之兵千里之遥若視掌內敵之動靜我必先知仍命親王出臨魏府控河朔之要爲前軍後屏自餘郡縣則選在城丁壯授以戈甲俾官軍統攝而城守焉三鎮分峙隱若長城大軍雲屯虎視燕薊臣知契丹雖精兵利甲終不敢越三十萬之衆南侵貝冀矣軍志曰凡臨敵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又曰將從中御兵無選鋒者必敗臣頃聞涿州之戰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效用戮一叛命者軍志曰弩不及

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
臣頃聞涿州之戰敵人未至萬弩齊張敵騎既還箭如
山積乃知弋戟刀劒其用皆然是驅天兵奮空拳而對
勍敵也軍志曰三軍耳目在吾旗鼓臣頃聞涿州之戰
陳場既布或取索兵仗或遷移部隊萬口傳呼囂聲沸
騰乃至轍亂塵驚莫知攸往矢石未交奇正先亂軍政
如此孰救敗亡軍志曰凡出師臨陳一夫不用命則斬
一夫一校不用命則斬一校一隊不用命則斬一隊故
穰苴戮莊賈魏絳戮揚干諸葛亮誅馬謖李光弼斬崔
衆咸以能舉嚴刑方成大略臣請陛下申命元帥自裨

將以下有違犯命令者並以軍法從事其殺敵將校所得鞍馬財貨等悉以與之仍優加錫賚嚴刑以制其命重賞以誘其心示金鼓進退之並謹三令五申之號將不中御衆知向方而不能震大宋之天聲者未之有也又沿邊郡縣久被焚掠臣乞陛下悉與放免秋夏兩稅直俟事寧之日方仍舊貫朝廷所失租賦未及豪芒且以沮敵人誘掖之謀慰甿庶綏懷之望前史有言曰聖人以天下爲度不以私怒而傷公義今兵連禍結當以權濟用請陛下且稍抑至尊舉通和之策彼若歸仁悔過奉大國之歡盟結好息民以寧萬縣固邦家之望也

況若敵人無厭貪殘是務屈大邦之命而不從曲意社稷我又何咎臣知天下閨閫婦女亦當爲陛下荷戈執戟效死於戰場矣況六軍之人哉　右正言直史館王禹偁奏曰備邊之策在外任其人而內修其德耳在外者一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請於緣邊要害之地爲三軍以備之若居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以成功立功者行賞無功者明誅二曰偵邏邊事能用小臣小臣雖有變君之名而無變君之實邊疆塗炭而不盡奏邊民哀苦而不盡言誠用老臣大僚往來宣撫賜以溫顏使盡情

無隱則邊事濟矣三曰行間諜以離之因釁隙以取之臣風聞契丹中婦人任政人心不服宜捐厚利啗其部長以離其心四曰邊人自相攻擊中國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爲國心腹宜敕二帥率麟府鄜夏綏五州張其犄角聲言直取勝州則契丹懼而北保矣五曰下哀痛之詔以感激邊民頃歲弔伐燕薊蓋以本是漢疆誠宜收復而邊民不知聖意皆謂貪其土地致契丹南牧陛下宜下哀痛之詔告諭邊民有得一級者賜之帛得一馬者還其價得部帥者與之徹官如此則人百其勇而士一其心在內者在省官吏愼選舉信用

大臣禁止游惰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觀勸風俗務田農則人力彊而邊用實矣若軍運勞於外游惰耗於內人力日削邊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災則寇不在外而在內也惟陛下熟計之帝覽奏深加歎賞宰相趙普尤器之　知制誥田錫奏曰今之禦敵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無不成功矣昔趙充國漢之老將尚云百聞不如一見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與陣圖依從則未合宜專斷則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各舉良將

拜令素有問望宿舊武臣自舉其能及舉所知者臣聞前年出師命曹彬取幽州是侯莫陳利用賀令圖之輩熒惑聖聰而李昉等不知去年招置義軍刮配軍分遣普等亦不知夫宰相非才則罷之可也宰相可任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不使與聞者哉語云偏信生姦獨任成亂利用令圖等既誤陛下機宜於前無令似此二人者復誤陛下機宜於後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契丹自有諸國求甯陛下曾擄得凡有幾國與之爲讎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諜若行則契丹自亂契丹自亂則邊鄙自寧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

人如漢之陳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緩陛下憂邊之心也凡徵發軍士儲備糧草亦宜鎮靜勿使喧煩臣聞去年於戶稅上折科馬草及官中和買當買納未足之閒卽有使臣催督貧下戶婦女有行校科者又聞汴河乾淺欲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通漕道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臣卽不知國家軍儲支得幾年若是無九年之糧實爲無備若是無三年之糧實爲窘急若不窘急何以科校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漕運也晉吳起爲將爲士卒吮癰霍去病爲將漢帝欲爲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今之將

帥有如吳起霍去病否若以臣見卽將帥實無其人將帥非才卽無威名何以使敵人望風而懼以臣所見小事不勞陛下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爲子孫之遠圖則在乎舉大略求將相務帝王之大體也設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無邪則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臣謂邊上動由朝廷動之邊上靜由朝廷靜之任賢相於內則紀綱正委良將於外則邊鄙安矣〔攷異〕田錫咸平集此疏不繫年月又張洎傳王禹偁傳俱作端拱初上疏今從長編俱繫於二年正月

改軍頭司爲御前忠佐軍頭司引見司爲御前忠佐引見司

二月壬子朔命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以陳恕等爲營

田使　下詔罪巳　遼主御元和殿受百官賀以元日在營中至是戰捷還南京補行禮　癸丑詔平塞天威平定威鹵靜戎保塞寧邊等軍祁易保定鎮邢趙等州民除雍熙四年正月丙戌詔給復外更給復二年霸代洺雄莫滄等州平魯岢嵐軍更給復一年　乙卯遼大饗軍士齎賞有差樞密使韓德讓封楚國王駙馬都尉蕭寧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甲子遼主命南征所俘有親屬分隸諸帳者給官錢贖之使得相從　丙寅遼禁舉人匿名飛書謗訕朝政　戊辰以國子監爲國子學

是月作方田　三月親試合格舉人得進士閻中陳

堯叟以下一百八十六人諸科博平孫奭等四百五十人並賜及第七十三人同出身賜宴始令兩制三館文臣皆預賜堯叟等箴一首越州進士劉少逸者年十三中選既覆試又別賜御題賦詩數章授校書郎令于三館讀書時中書令史守堂官陳貽慶舉周易學究及第既而帝知之令追奪所授敕牒釋其罪勒歸本局禁吏人應舉時有進士十七人挈家歸於遼遼主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補國學官餘授縣主簿尉 丁亥遼命知易州趙質收戰亾士卒骸骨築京觀戊子賜裕悅(舊作于越今改)宋國王耶律休格(舊作休哥今改)紅珠筋線命人內神帳行再

生禮太后賜物甚厚遼制惟帝及太后行再生禮依格得行之異數也　己丑遼免雲州逋賦　丙申遼開奇峯路通易州市　是春遼主駐延芳淀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職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十五 起屠維赤奮若四月盡重光單閼八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端拱二年 遼統和七年 夏四月丙子博士李覺上言曰管李悝有言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所謂民者謂士工商也今都下萬衆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而近歲以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廩陳陳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十錢

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竊計運米一斛費不啻三百錢使耗損折復在其外而輓船之夫彌涉冬夏離去鄉舍終老江湖糧之來也至重至艱而官之給也至輕至易倘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患其何以救之臣案諸軍傔人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是一㪷為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脚亦不減此數望明敕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㪷為錢三十即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脚之直而官始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踊即官復給糧軍人糶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

涂糧江淛之運亦漸可省也帝覽奏嘉之　遂主好擊
毬嘗與大臣分朋擊鞠諫議大夫馬得臣上疏諫曰臣
幸列侍從得侍聖讀陛下嘗問臣以貞觀開元之事臣
聞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罷則挽輦至內殿明皇與兄弟
歡飲盡家人禮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謂至孝
晨昏定省之餘睦六親加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
二帝矣臣又聞二帝耽玩經史數引公卿講學至于日
昃故當時天下翕然向風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
分解字句臣願研究經理深造而篤行之二帝之治不
難繼矣臣又聞太宗射豕唐儉諫之明皇臂鷹韓休言

之二帝莫不樂從伏見陛下聽朝之暇以擊毬為樂臣思此事有三不安上下分朋君臣爭勝君得臣奪君輸臣喜一不安也往來交錯前後遮約爭心競起禮容全廢若貪月杖誤拂天衣臣實失儀君又難責二不安也輕萬乘之貴逐廣場之娛地雖平至為堅确馬雖良亦有驚蹶萬一因奔擊失其控御聖體寧無虧損太后豈不憂虞三不安也陛下不以臣言為迂少賜省覽疏奏遂主嘉歎久未幾得臣卒贈太子少保優恤之 自三月不雨至於五月戊戌帝親錄京城諸司繫獄因多所原減癸卯命起居舍人宋維幹等四十二人分詣諸道案

決刑獄是夕大雨帝因謂侍臣曰爲君當如此勤政卽能感召天和如後唐莊宗畋遊經旬大傷苗稼及還乃降敕蠲放租稅此甚不君也樞密副使張宏曰莊宗不獨如此尤惑音樂樂籍中獲典郡者數人帝曰人君節儉爲宗仁恕爲念朕在南府音律粗亦經心今非朝會未嘗張樂鷹犬之娛素所不好也　六月辛酉遼以燕樂密雲二縣給民種租免賦役十年　初左正言直史館下邽寇準承詔極言北邊利害帝器之謂宰相曰朕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請用爲開封府推官帝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耶復請用爲樞密直學士帝沈思良久

日且使爲此官可也秋七月己卯拜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準初知巴東成安二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嘗手植雙柏於庭其後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　以考功員外郎雲中畢士安知制誥士安先爲越王府記室參軍宮中謂之畢校書時詔諸王府僚各獻所著文帝嘉之遂有是擢越王元份請留府邸不許　甲申以知代州張齊賢爲刑部侍郎樞密副使先是宰相趙普奏疏言國家山河至廣文軌雖

同干戈未息防微慮遠必資通變之材去年北師入過生靈受弊萬乘軫焦勞之慮千官無翊贊之功同僚其事無非謹畏清廉唯于獻替之時稍存緘默寧濟急須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升於密地公私議者盡謂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為外任臣在鄧州日雖聞消息未測緣由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久遠方知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處淹經國之才弗副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臣此疏特乞留中免貽眾怒復以剳子言齊賢

德義素爲鄉里所推中外鄉士無出其右臣愚無致主之能但有薦賢之志朝行夕死是所甘心帝納其言故有是命攷異東都事略七月己卯張齊賢樞密副使宋史作甲申今從宋史又長編載齊賢復召由趙趙普之薦謂據趙普疏議今附書之以鹽鐵使張遜爲僉署樞密院事

戊子有彗出東井凡三十日帝避正殿減常膳司天言妖星爲滅遼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嘉納之

威魯軍糧餽不繼遼人欲窺取之詔定州路都部署李繼隆發鎮定大軍護送軍糧數千乘遼裕悅耶律休格聞之率精鋭數萬騎來邀北面緣邊都巡檢浚儀尹繼倫屬領步騎千餘人案行塞上遇之休格不

擊而過徑襲大軍繼倫謂麾下曰彼視我猶魚肉耳彼
捷還則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泄怒於我我輩無遺
類矣爲今日計當卷甲銜枚躡其後彼銳氣前趨不虞
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忠義豈能泯
然爲北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因令軍中秣馬會
夜遣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
明休格去大軍四五里繼倫列陳於城北以待之敵方
會食既食將進戰繼倫出其不意急擊之殺其大將一
人衆遂驚亂休格食未竟棄七箸走爲短兵中其臂創
甚乘善馬先遁遼師望見大軍遂潰自相蹂踐死者無

數（攷異宋史太宗本紀在辛丑日）繼隆與鎮州副都部署范廷召追奔過徐河十餘里俘獲甚衆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又與遼人戰于曹河之斜邨斬其帥大盈等遼人自是數年不大舉南下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丁未授繼倫洛苑使領長州刺史巡檢如故（攷異遼史七月癸巳遣兵南征以後不言勝負蓋是役實以敗歸遼史爲之諱也契丹國志云契丹攻威魯軍爲宋尹繼倫李繼隆敗於唐徐河間爲得其實）初命李繼隆等發兵護送威魯軍饋餉戶部郎中張洎復奏封事曰古者築城聚衆蓋所以控要害之地制過騎之侵故周城朔方漢取河湟唐築受降臨涇等城即其事也今威魯軍等置在平川地非險阻帶甲

之士不滿萬人徒分兵勢何益邊防今敵兵入境阻絕
糧道而王師遂出三鎭之衆冒炎酷涉郊坰充防護軍
儲之役本無鬬心以援送怠惰之師當北敵輕揚之騎
且行且戰必貽敗衄一軍小卻衆或隨之則戚魯等軍
望風而自下矣安危事勢昭然可覩豈因此時乘大軍
之勢佮全士旅拔壘而旋如是則三鎭之衆出旣有名
戚魯等軍免覆亡之禍矣方今河朔未寧控禦之方豈
舉其要臣以爲凡在邊境軍壘其甲卒不滿三萬人以
上者豈從廢罷旣省供給又免吞侵以所管之師外隸
緣邊大鎭甲兵旣聚士馬自彊與夫分兵邊邑坐薪待

然豈可同年而語也　八月丙辰大赦是夕彗沒　冬是帝遣使取杭州釋迦佛舍利塔置闕下度開寶寺西北隅地造浮圖十一級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費億萬計前後踰八年癸亥工畢備極巧麗知制誥田錫上疏云衆以爲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帝亦不怒

庚午遣放進士高正等二人　九月戊子以知制誥王化基權御史中丞帝嘗召至便殿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樹焉所患根本未固根本固則枝榦不足憂今朝廷治邊鄙何患乎不安帝然其言　詔今朝官有明於律令格式者許上書自陳當加試問以補刑部

大理寺官屬三歲遷其秩　自河北用兵切于饋餉始令商人輸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優爲其直執交劵至京師償以緡錢或移文江淮給茶鹽謂之折中有言商人所輸多奐濫者因罷之歲損國用殆百萬計冬十月癸酉復令折中如舊又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而請茶鹽於江淮命膳部員外郎范正辭等掌其出納每百萬石爲一界祿仕之家及形勢戶不得輒入粟御史臺糾之會歲旱罷（考異）李燾曰塞下納芻糧京師納粟皆謂之折中其實兩事塞下折中自雍熙始既罷行京師折中今始行之又以旱罷實錄與范正辭傳幷兩事爲一事故載其行罷輒差謬取本志刪修庶不失實云淳化二年五月復置折博倉即此折中倉也

靜難節度使趙保

忠加同平章事　帝以歲旱減膳徧走羣望皆弗應是夕手詔賜宰相趙普等言自星變以來久愆雨雪朕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念稼穡之艱難恤物安民庶祈眷佑時普被疾請告卽以授呂蒙正等壬申蒙正等詣長春殿謝曰臣等調燮無狀乞依漢制策免帝慰勉之知制誥王禹偁上疏乞自乘輿服御以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衞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但以感人心召和氣變災爲福惟聖人行之　中書門下言所錄時政記緣皇帝每御前殿樞密已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諭聖語無由問知慮成

漏略乞差樞密副使二人逐旋鈔錄送中書同修爲一書以授史官樞密院時政記蓋始此 十一月辛丑鎮州都部署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卒守文沈靜有謀自曹彬等敗契丹乘勝深入命守文鎮常山以經略之守文既卒有中使適從北邊來言武夫悍卒咸爲流涕帝曰何以致此對曰守文得俸祿皆市牛酒以犒軍士卒之日家無餘財帝嗟惜良久卽賜其家錢五百萬仍錄其子 十二月庚申詔省尊號只稱皇帝趙普呂蒙正固請復舊帝不許戊辰羣臣上法天崇道文武六字詔去文武餘從之 自秋徂冬不雨知誥制田錫上言此蓋

陰陽不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𡸁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

淳化元年（遼統和八年）春正月戊寅朔帝御朝元殿受冊尊號曲赦京城繫囚改元己卯改乾明節為壽寧節　太保兼侍中趙普病篤三上表致政戊子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書令　庚寅遼主命決滯獄　二月丁未朔除江南兩浙淮西嶺南諸州漁禁　己酉改大明殿為含光殿　賜諸路印本九經令長吏與衆官共閱之　登州饑詔賑之　三月癸丑江州言德安縣民陳競（攷異長編作兢今從通鑑後編）十四世同居老幼千二百餘口常苦食不足

令歲貸官米二千石。自趙普罷呂蒙正以寬簡居相位李沆從容其間政事多決于王沔沔敏辯善敷奏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羣臣謁見必甘言以啗之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多怨之　丁巳賜太子中允陳省華及其子光祿寺丞直史館堯叟五品服先是堯叟舉進士中甲科占謝詞氣明辨帝問宰相此誰子呂蒙正等以省華對省華時爲樓煩令卽召見擢太子中允至是父子又同日面賜章服。乙酉遼城杏堝以所俘遼民賞之。是月夏州敗李繼遷　夏四月丙午朔遼嚴州刺史有惠政部民請留從之。庚午遼以歲旱

賑諸部饑五月庚寅女眞宰相阿哈貢於遼封順化王

辛卯令刑部置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復遣鞫獄吏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陛辭日帝必諭之曰無滋蔓無留滯還必召問所推事狀著爲定令

五月甲午詔致仕官有曾歷中外職任者給半俸以它物充

國初錢文曰宋通元寶（攷異案宋初鑄宋通元寶錢蓋承五代周通元寶錢之例長編作宋元通寶乃傳寫誤倒而文獻通攷沿之今據歐陽修歸田錄趙葵行營雜錄王觀國學林新編葉大慶攷古質疑各書改正）乙未改鑄淳化元寶錢帝親書其文作眞行草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爲文

丙申遼

括氏田　六月丙午罷中元下元張燈　秋七月庚辰遼攻南京熊軍爲神軍遼人謀南侵使詣北岳廟卜之神不許遼人怒縱火焚廟而去　丁酉以御製詩文藏祕閣　是月吉洪江蘄河陽隴城大水開封陳留封邱酸棗鄢陵旱賜今年田租之半開封特給復一年京師貴糴遣使開廩減價分糶　八月癸卯朔祕書監李至與右僕射李昉吏部尙書宋琪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郞給事諫議舍人等祕閣觀書帝閱之遣使就賜宴大陳圖籍令縱觀累日又詔權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館學士並賜宴祕閣先是藏御製詩文

於祕閣又遣使詣諸道購募古書奇畫及先賢墨迹數歲之間獻圖籍於闕下者不可勝計乃詔史館盡取天文占候讖緯方術等書五千一十卷并內出古畫墨迹一百十四軸悉藏祕閣　乙巳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帝曰汝以奇巧爲貴我以慈儉爲寶卒皆毀之帝性節儉退朝常著華陽巾布褐絁條內服爲絁綃咸累經澣濯乘輿給用之物無所增益焉　癸亥李至上疏言祕閣自創置之後載經寒暑而官司所處未有定制望降明詔令與三館竝列敘其先後著爲永式帝可其

奏列祕閣次於三館　己巳禁川峽嶺南湖南殺人祀鬼州縣察捕募告者賞之　九月乙亥北女眞四部請附於遼　戊寅崇儀副使郭載言臣前任使劍南見川峽富人多召贅壻與所生子齒死則分其財故貧人多出贅甚傷風化而益爭訟望禁之詔從其請　冬十月乙巳以同州觀察推官河南錢若水爲祕書丞直史館若水初佐同州知州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俸贖銅耳已而奏案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媿謝然終不改有富民失女奴其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

錢於富民不獲乃刼富民父子數人其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拷掠自誣服獄具上州官審覆皆以為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密使人訪女奴得之引以示其父母皆泣曰是也富民父子賴以得免知州欲論奏其功若水固辭帝亦聞其名會寇準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學士院而命以此官

乙丑賜知白州蔣元振絹三十匹米五十石丙寅賜知鄆州須城縣姚益恭絹二十匹米二十石元振清苦厲節親屬多貧不能贍養聞嶺南物賤因求其官寄家潭州盡留俸祿供給元振啜菽飲水縫紙為衣為政簡易

民甚便之秩滿遷轉運使乞留凡七八年不得代諠恭
初爲輿國軍判官以清幹聞召赴闕老幼千餘人遮道
不得發諠恭夜開城門遁去其在須城鞭扑不用境内
大治民數千人三遮轉運使乞留至是采訪使各言其
狀故有是賜　十一月丁丑知安州侍御史李範上言
故殿中丞通判州事高麗金行成疾革召臣及州官數
人至其臥内泣且言曰外國人任中朝爲五品官佐郡
政被病且死無以報主恩泉下亦有遺恨二子宗敏宗
約皆幼家素貧無它親可倚行委溝壑旣死其妻誓不
嫁養二子織屨以自給臣竊哀之詔以宗敏爲太廟齋

郎俾安州月以錢三千米五石給其家長吏常歲時存問無令失所　時羣臣升殿奏事者旣可其奏皆得專達於有司頗容巧妄十二月左正言直史館歙人謝泌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辛丑詔從泌請遂著爲定制中外所書疏亦如之　大理寺丞王濟爲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帝一日顧問左右刑部有好言事者爲誰左右以濟對帝遂命通判鎮州牧守多勳舊武臣倨貴陵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爲盜濟廉得立斬之馳奏其事帝大喜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不俟

奏杖脊送闕下軍府畏懾遂三詔褒奬焉　庚戌遼封李繼遷爲夏國王　遼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室昉請致政遼主命入朝免拜賜几杖太后遣閤門使李從訓持詔勞問令常居南京封鄭國公　是歲遼放進士鄭雲從等二人

二年遼統和九年　春正月丙子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帥兵援趙保忠于夏州　遼禁私度僧尼先是晉國公主建佛寺於南京遼主許賜額室昉奏曰詔書悉罷無名寺院今以公主請賜額不惟違前詔恐此風愈熾遼主從之　乙酉置內殿崇班左右侍禁改殿前承旨爲三班

奉職　遼室昉等進實錄二十卷遼主手詔褒之加昉政事令賜帛六百匹　戊子遼遣南侵降卒五百人爲宣力軍　辛卯遼免三京諸道租仍罷括田　二月丁未遼以涿州刺史耶律旺陸爲特里袞　帝修正殿頗施采繪左正言謝泌上疏諫癸丑命悉去采繪塗以赭堊　監察御史祖吉坐知晉州日爲姦贓棄市　丁巳深州觀察使判雄州事下邳劉福卒贈太傅忠正節度使福武人不知書御下有方略爲政簡易在雄州五年境內寧謐百姓遮轉運使願追述治迹以其狀聞詔許立遺愛碑諸子常勸福建大第福怒曰我受祿甚厚足

以慨舍自庇汝曹既無尺寸功豈可營居第爲自安計乎卒不許歿後帝聞其言以白金五千兩賜其子令市宅以居焉　三司嘗建議劒外賦稅輕詔監察御史張覩乘傳案行諸州因令稍增之覩上疏言遠民易動難安專意撫之猶慮其失所况增賦以擾之乎帝深然其言因留不遣其後覩復上疏言臣竊見陛下天慈優容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頗有煩勞至于有司職官承意將順簿書叢脞咸以上聞豈徒褻瀆至尊是亦輕紊國體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體貌大臣與之揚榷使沃心造郄極意論思則治體化源何所不至豈與夜

量金穀剖析豪釐以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者可同年語哉帝覽而善之召賜五品服以為度支判官

閏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以鄭文寶爲陝西轉運副使許便宜從事會歲歉文寶誘豪民出粟三萬斛活饑者八萬六千餘人　壬申遣翰林承旨邢抱朴三司使李嗣給事中劉京政事舍人張翰南京副留守吳浩分決諸道滯獄　庚辰以瀛州防禦使安守忠知雄州守忠嘗與僚屬宴飲有軍校謀變衷甲及門閽吏狼狽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耳擒之可也人服其量　己丑詔京城無賴輩蒱博開櫃坊屠牛馬

鑒狗以倉銅鑄銅錢爲器用雜物令開封府戒坊市謹捕之犯者斬匿不以聞及居人邸舍僦與惡少爲櫃坊者同罪　是月命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領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內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　三月庚子朔遼賑室韋烏古諸部饑戊申遼復令庫部員外郎馬守琪倉部員外郎邢正虞部員外郎崔祐薊州縣令崔節等分決諸道滯獄甲子遼主如南京　乙丑辛仲甫罷參知政事　己巳帝以歲旱蝗詔呂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大譴如是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當於文德殿前築一臺朕將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其焚朕

以荅天譴蒙正等皇恐謝罪匿詔書翼日而雨蝗盡死先是帝召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其應如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贓數萬計吉既伏誅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母弟止杖於私堂仍領定遠主簿用法輕重如是亢暵之咎殆不虛發也帝大悟明日見沔切責之　是月翰林學士宋白等上新定淳化編敕三十卷　夏四月庚午朔詔罷端州歲貢石硯辛巳以樞密副使張齊賢給事中陳恕並參知政事僉署樞密事張遜爲樞密副使樞密直學士溫仲舒寇準

並爲樞密副使張宏罷爲吏部侍郎宏性懦謹無它筭
居內庭見胥吏必先勞揖性吝嗇好聚畜不爲時所重
仲舒河南人也　初王沔與張齊賢同掌樞務頗不協
齊賢出守代州沔遂爲副使參知政事陳恕爲鹽鐵使
苛察亦嘗與沔忤于是齊賢與恕並在中書沔不自安
慮官屬有以中書舊事告二人者己丑左司諫王禹偁
上言請自今羣官詣宰相及樞密院使並須朝罷於都
堂請見不得於本廳延接賓客以防請託沔喜即白帝
施行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左正言謝泌上言伏覩
明詔不許兩府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天下至廣

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國祚衰季彊臣擅權當此之時可以爲慮今陛下躬攬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奈何疑執政大臣爲衰世之事乎使非其人當斥而去之旣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請謁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求之門豈無它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之道也王禹偁昧于大體妄率胸臆以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行用帝覽奏嘉歎卽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

表送史館　五月庚子置諸路提點刑獄官　乙巳復置折博倉　左正言謝泌數論時政得失帝嘉其忠藎丙辰擢右司諫賜金紫幷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帝復面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六月甲戌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潘美卒贈中書令謚武惠　乙酉汴水決浚儀縣壞連隄泛民田帝昧旦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使迎謁于路上謂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

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捧承步輦出泥淖中
詔與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昳而隄岸屹立水勢遂定
始就次大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事宋炎
亾匿不敢出帝特赦其罪　是月遼南京霖雨傷稼
秋七月癸卯遼通括戶口　乙巳遼詔諸道舉才行察
貪酷撫高年禁奢僭有歿于王事者官其子孫　李繼
遷聞翟守素將兵來討恐懼奉表歸順丙午授繼遷銀
州觀察使賜以國姓名曰保吉趙保忠又薦其親弟繼
冲帝亦賜姓改名保寧授綏州團練使封其母罔氏西
河郡太夫人　帝欽恤庶獄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

八月乙卯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楚邱李昌齡知院事兼理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者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丁亥并州言契丹四百餘口內附帝因謂近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豫防惟姦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五